

黑母鸡

■崔治营

老娘养了一只黑母鸡。它的颜值不算高，一身乌黑的羽毛，两条又短又粗的铁褐色的腿，还有一双圆滚滚黄乎乎的小眼睛，全身上下看不出有一丝机灵劲儿。倒是头上那点红冠红得雅致，红得恰到好处，才给它添了些许母性的风韵。

黑母鸡似乎不在意它的颜值，每天天一亮，它就从它的“豪宅”里跑出来，先伸脖子蹬蹬腿，然后就很淑女地在院子里转。它一边转一边不住嘴地叫唤，像在无休止地发牢骚。

正在烧火的老娘被它叫烦了，提着还冒黑烟儿的烧火棍儿，将它的食盘端出来放下就数落：跟个饿死鬼似的，瞎叫唤嘛呀。黑母鸡看见了吃食，马上拍拍翅膀奔到食盘边吃起来。它的吃相很贪婪，连脑袋也舍不得抬，啄得白食盘叮当作响。此时，老娘却不烦了，她笑眯眯地瞅着黑母鸡，成了一尊弥勒佛。

黑母鸡吃饱了，又故意啄了两下食盘，就继续它的讨人嫌。

老娘就养了这一只黑母鸡，加上又不限制它的活动自由，按理说它应该知足。可是，它似乎不淘个气发个嘎，就不能刷存在。黑母鸡打着饱嗝迈着方步，慢条斯理来到后院，一眼就盯上了石榴树下的软土。那堆土又干又细，连一个坷垃块儿也没有。黑母鸡兴奋起来，“咯咯咯”说着它自己才懂的语言，加快了脚步。

由于它体态丰腴，走起来就显得笨拙，短尾巴的屁股一蹶一蹶的，胖爪子碰到砖地上“咕咕咕咕”作响。

黑母鸡奔到树下，一个前蹿，很满



洒地就将自己扔到了细土中。它在干土上很惬意地躺了一会儿，忽然扑棱一下坐了起来，炸起了脖子和背上的羽毛，然后又突然卧倒，伸着脖子往土上滚，待干土钻进羽毛，熨贴上了它的肌肤，它才很满足地站起来。

它高昂起脑袋抖翅膀，这一抖翅膀，刚钻进羽毛中的干土争先恐后跑出来，阳光中飘荡起一片浮尘。片刻又落下来，旁边哇哇里的菜叶上便失却了纯净。

黑母鸡玩够了土，小眼睛一转悠，又盯上了父亲刚撒上的小葱种的畦。它旁若无人地踱进菜畦，拔起脖子往四周瞅了瞅，就低下头，撅起屁股卯劲刨土。不大一会儿工夫，就将平展展的葱畦刨出好几个坑。父亲来后院放捡来的酒瓶，看到眼前的一切，气得了不得。碍于黑母鸡坚固后台的情面，父亲除了赶跑它也不能给它多大颜色。为了防止黑母鸡卷土重来重演故伎，父亲搬出一卷铁丝圈，将葱畦覆住。

父亲走后，黑母鸡小心翼翼地

来到葱畦，它跳上铁丝圈左看右看，两个脚爪也无法再刨到土。它窘迫极了，蔫啦巴唧地离开葱畦，走到北墙根下闷头反省去了。不过它的心还是够大，反省了一小会儿，就把自己的过错丢到了脑后，两只小眼睛一闭睡着了。

黑母鸡一觉醒来，伸直脖子撒腿就往前院跑，一边跑嘴里还“咕咕咕”直叫。老娘看见黑母鸡急眉火眼的样子开心地笑了，她弯腰抱起黑母鸡，将它轻轻地放到窗台上铺着厚干草的窝里。

黑母鸡连忙蹲下身，弓背缩脖使劲。不一会儿，一枚红皮鸡蛋就跑了出来。身子轻爽了，黑母鸡马上又恢复了神气。它先气定神闲地瞅瞅脚下的鸡蛋，然后直起脖子“咯咯咯咯咯咯”地大叫起来，仿佛害怕全世界不知道它会下蛋似的。

这时，母亲绝不厌烦它，她笑眯眯地将它抱下窗台，又摆上那个精致的食盘。黑母鸡宛如一位凯旋的将军，又一次将食盘啄得叮当直响。

生活手记

人生感悟

一碗“雪花面”

■马海霞

那年深冬，雪下得并不大，但天气却极寒，北风吹在脸上刀割一样疼。母亲去外婆家了，我负责午饭。家里有白菜、豆腐，还有挂面。我炖了一锅白菜豆腐汤，掐着父亲快下班的点儿，煮上面条。我平时不咋做饭，煮面条时放多了挂面，煮了满满一大锅。面条剩下，坨了就不好吃了，母亲回来若看到，肯定劈头盖脸数落我一顿。

正发愁时，看到修鞋的瘦大叔又来出摊了。不如将多余的面条送他，他肯定不会嫌弃。我找个大碗，盛了满满一碗面条，端到瘦大叔面前。瘦大叔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客气地推却。但我哪里容得他拒绝，直接将面条放在他的三轮车上，往回边走边说：“吃吧，吃完了我再给您盛，家里还有呢。”

正说着，父亲骑车回来了，我低声对父亲说：“面条煮多了，咱俩肯定吃不了。等到下午坨得不能吃了，不如送给那位修鞋的吃……”父亲听我说到这里，忙折回去请瘦大叔来家里吃。

父亲说，外面天冷，风又大，凉风灌热气的，吃了不舒服。瘦大叔笑着说：“没事的，我天天在外面吃饭习惯了。我昨天收的鞋子多，没修完，带回家修了，答应人家今天还来这里出摊，让人家来这里取鞋。中午下班时间来取鞋子的多，我不能离开鞋摊。”

父亲见他这么说，转身回家，让我把小桌子搬到外面，自己则盛了一碗面条，盛了一盘菜，他要和瘦大叔一起在街边吃。父亲这是犯了哪门子邪，这么冷的天，要和瘦大叔在街边吃饭？父亲不理我，把酒瓶装左口袋里，酒盅装右口袋里，一手端面一手端菜，径直出了家门，我只好搬着小桌子紧随其后。

那天，父亲和瘦大叔一边喝酒一边吃面条碰杯，雪花飘落在他俩身上、脸上、饭碗里、酒盅里，但他俩依然吃得开心、喝得尽兴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俩是多年不见的旧友呢。

后来，我向父亲问起他与瘦大叔在外面喝酒吃饭的事儿。父亲反问我，若亲朋来到咱家门口出摊，你是请他来家里吃饭还是端碗面条送出去呢？那还用说吗，当然请家里了。父亲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送修鞋的瘦大叔面条，初衷是让他帮忙消灭剩饭，送给人家时还一副大善人的模样。而父亲就不同了，他是以朋友之礼对待瘦大叔，陪他风雪中吃一碗面是情义。

父亲和瘦大叔成了朋友。瘦大叔说，他来我们这里出摊，是他下岗后的第一份活计。刚开始干的时候，有点儿抹不开面子，怕被人瞧不起，心情也非常低落。但那天那么冷，父亲还陪他在外面喝酒吃饭受冻，让他非常感动。那碗面让他吃得热气腾腾，寒意全无。

父亲说得对，那个冬天，那一碗“雪花面”，有情有义有温度。



编出幸福日子

■范宝琛

父亲侍弄苗圃十几年了，修剪下的枝条拢成捆斜靠在墙脚。细枝长条像一个个青春的生命，在冷风中吟唱着欢快的歌。

炊烟袅袅，母亲将干枯的枝条塞进锅灶。父亲心疼起来：“早些年，这些可都是编筐编篓的上等材料呢！”

母亲一愣，道：“这些枝条柔韧纤细，大冷天闲着没啥事，干脆拾掇起来编俩小篓吧，孩子们一定喜欢。”

父亲年轻时学会了编筐手艺，也教会了母亲。我儿时的记忆里，萦绕的几乎全是筐篓的影子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庄户人下地干活，去野地里割草挖菜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筐子筐篓。父亲粗手大脚，但编起来毫不含糊，专编那种装在独轮车两侧的大偏篓，而母亲则编筐子筐篓。

至于原材料更是信手拈来。田间地头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棉槐条子，父亲挑选着割几捆回来，敲打掉叶子，再扔进小河里沤上一

段时间，棉槐条便增多了韧性，折弯扭曲也不易断裂。

庄稼人对下地用的筐篓几乎没啥讲究，坚固耐用就是好家什儿。父母编的筐篓厚实不掺假，自然不愁卖。棉槐条用多了成了稀缺物，碰上价钱合适，父亲大着胆整车往家拉，堆放在院里备用。

农村人的冬季是轻闲的，而父母却是忙碌的。父亲烧红了火炉，炉火上架一壶水，木凳上摆一壶茶。暖暖的屋子几乎每天坐满前来瞧热闹的乡亲，人群里不乏藏着悄悄学技艺的人。父亲心知肚明，仍然喜滋滋地热情张罗。僵硬的枝条烤一下变得柔软，乖巧地在父母的手中上下翻飞，漫长的寒冬日子也如流水般悄悄滑过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父母的条编手艺仍没有生疏。那天回老家，儿子发现爷爷奶奶编的小筐小篓小巧玲珑，配上高挑的把手时髦又精致，他兴冲冲地拎起一个，摆姿势自拍不停，然后欣喜地挎上小篓冲进林子里挖野菜去了。

人生百味

花开诗旅

初冬的垂柳

■燕金城

北方，冷风剪掉枯叶
垂柳依然甩着长长的发辫

阳光涂抹上金黄色
醉人的宝石走进画中
组成冬天里最美的风景

鸟鸣滑落，蝉声早已进入泥土
快乐的柳条发出阳光的声音

依然婀娜的垂柳像美丽的新娘
春天恋恋不舍，深情表白
想永远守护在她的身旁

【冬意】

冬季像是一位睿智老人。他沐浴过春风，经历过骤雨，看到过鲜花烂漫。曾经的黑发，也在岁月里褪却，霜发丛生。眼睛不再清澈，多了些执着和深邃，透露出淡然和坚毅。在这样阅历丰富的老人眼里，悲欢离合只是一种寻常日子，阴晴圆缺只是生活的应有之意。

——武华民

【吃饺子】

热气腾腾的水饺，永远是最难忘的温馨记忆。当一碗碗水饺端上桌，我们兄弟几个便急不可待地吃了起来，边吃边听当老师的父亲讲述关于饺子的故事：饺子就是交子之时。立冬是秋冬之交，大年三十是新旧之交，所以一定要吃饺子。

——于悟秀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码头】

野菊花摇曳生姿，无拘无束。我想采撷几株插进瓶中，于是屏着呼吸，放轻脚步，走近，触碰她。片片花瓣光滑湿润，似乎沾染河水的气息，有股灵气。采了一小把，放在阳光明媚的书房。不几日，生机勃勃的野菊便蔫了。干皱的桔花，仍有余香。原来，它们只适合辽阔的野外，追逐阳光、雨露，享受风的抚爱，不屈不挠地生长。

——邹娟娟